

D U S H U W E N C O N G

读 书



文 丛

麻雀啁啾

陆 建 德



读 · 书 · 文 · 丛

麻雀啁啾

陆建群

生活 讀書 新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雀啁啾/陆建德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1996.11 (1997.4 重印)

(读书文丛)

ISBN 7-108-00870-X

I. 麻… II. 陆… III. 文学评论-世界-选集 IV. I106-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4451 号

责任编辑 赵永晖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47,000 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 数 07,001—17,100 册

ISBN 7-108-00870-X/I·166

定价 14.20 元

序

“麻雀啁啾”是这本集子里一篇评论《日瓦戈医生》的文章的题目，用来作书名倒还合适。

这里的文章大多与文学相关。但是，究竟什么是文学？马修·阿诺德说，文学批评归根结底就是对人生的批评。看来文学不仅仅是一种独立自足的精美形式。

可是批评却是一个令人汗颜的行当。阿诺德的脸上常常挂有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特有的严肃，他的前辈约翰逊博士要比他风趣得多。

在一七五九年六月九日的周刊《闲散者》上，约翰逊把文学批评狠狠地挖苦了一番。他说文学创作只有极少数秉赋异常的人才能胜任。（曹植也认为“好诋诃文章，诋摭利病”者“才不逮于作者”。）文法、修辞和逻辑之类的学问并不难掌握，但是要下很多功夫。唯独文学批评人人都会。所以，“批评是人们以极小的代价就能显得气度非

凡、威风凛凛的一门学科。……天赋不足而又因懒散而无知的人可以用批评家之名满足他的虚荣心”。约翰逊接着写道，“我希望这消息将给世上默默无闻的人们带来慰藉……。文学领域的其他女神不是非常腼腆就是十分高傲，要向她们求爱必须持之以恒，最终还可能落空。批评却是一位举止轻佻、容易勾引的仙子。她迁就迟钝者，鼓励胆怯者；她为空洞提供言辞，她为平庸补偿恶毒”。

绝妙。空洞的言辞和平庸的恶毒，这正是无意义的咕咕呱呱的鸟叫，“麻雀啁啾”。

但是这本小册子里也有不那么空洞平庸的地方，应该说明一下。我在撰写《显赫的隐士 静止的走动》一文时，一则是因读了一大堆荒诞派大师贝克特那些模糊生死界线的文字，二则是“因懒散而无知”，未曾留意到贝克特已经在一九八九年年底作古，于是在文章的结尾处闹了把死人当活人的笑话。（贝克特，妙不妙？）文章发表后，汕头大学中文系的林学锦先生和成都无缝钢管厂三分厂的罗涛先生先后来函指出谬误。值此有幸纠错之机，谨向林、罗两位先生致谢。

作 者

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目 录

1	序
1	雪莱的大空之爱
15	雪莱的迷人之死
24	格林的藏书和眉批旁注
29	伯克的遗产
47	附录：“证券批发商的政治”
56	显赫的隐士 静止的走动
73	赛斯皇帝和拿来主义
84	《美丽的新世界》赏析
99	谈谈克·考德威尔
120	使徒的耶稣，圣人的诱惑
128	百年怨愤
140	麻雀啁啾
153	明 智
	——非理论的智慧
167	附录：文学理论：凤凰还是九头鸟？

177	巴尔特·围棋·阅读
188	本来无一物,何谓德里达?
203	流亡者的家园 ——萨伊德的世界主义
221	《廊桥遗梦》三题
231	神话的见证
250	OED·腐败·市场及其他
267	取名“蓝袜”又何妨
271	滥情者的眼泪
285	文人无名
302	于嬉笑诙谐之处
315	神圣的疯狂

雪莱的大空之爱

在华兹华斯的叙事诗《迈克尔》里，主人公迈克尔与他所游息于其间的青山翠谷水乳交融，契合无间。自然景物的神奇力量渗透了这位牧羊人的心灵。他爱熟悉的原野和山岭，那爱“几乎是盲目的，/却又是愉快的，是生活本身的欢乐”。爱对迈克尔而言不是可以炫耀的崇高感情，值得刻意追求或精心营造。这种如同呼吸般自然的爱——“生活本身的欢乐”——常见于华兹华斯的诗作，它的表现形式不是动辄扶摇直上九天的抽象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细微琐屑之事，用诗人在《廷腾寺》里的话来说就是那种具有潜移默化之功、出于善意和爱心的“业已淡忘的无名小事”（杨德豫译）。深受华兹华斯影响并因此生出许多焦虑的雪莱在《关于道德观念的思辨》一文里引用了《廷腾寺》里的这一名句，但是雪莱的爱往往震古烁今，以博大见长。它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心境，因能引致

不拘泥于物象的哀情的刺激而令人流连忘返；它是虚悬于中天的自足自爱的理念，把生活在可感知的世界当作莫大的贫困。雪莱的爱如圣人之心，旷然大空。

在著名小诗《给——》的开头，雪莱写道，“有一个字常被人滥用，/我不想再滥用它”。读者很快就发现，这被人滥用的字就是爱。（但是在英国文学史上，就使用“爱”字的频繁而论，难有堪与雪莱比肩者。）那超凡脱俗的爱对象是一位使雪莱心血来潮的姑娘吗？其实，与其说雪莱在诗中为她隐去姓名，毋宁说她本来就是令诗人苦苦思念的乌有之物，象外之象。正如悲惨的尘寰总是倾心于天外极乐园的形影，那爱如“飞蛾向往星天，/暗夜想拥抱天明”。它是绵绵无期的遗憾，其存在条件就是所渴求的对象必须永远缺席。《给——》这一题目本身所标示的虚位为解构主义者留下了创造的空间。^①爱的本源和文本的终极意义一样，都是在云深不知处闪烁不定的虚像；写作是不关外物的写作，爱是与世绝缘的爱：

① 雪莱的诗作常被解构主义者用来阐发解构的要旨。参看杰弗里·哈特曼编《解构和批评》（伦敦，一九七九）。

我爱过，哦不，不是你们中间的一位，
或者任何下界的凡物，照人之常情
你们当然个个都是可亲可贵；——
我爱过，却不知爱了什么，这尘境
以及生息其间的万物，都没你的精髓
.....

（《祖卡》，作于一八二二年）

就像那喀索斯爱恋水中倒影，翱翔于太虚的
大空之爱以自身为行为的受体。请看小诗《你难得
光临》（一八二一）的最后一节：

我爱爱神——虽然他有羽翼
会像光一样逃离熄灭，
但是精灵啊，我还是爱你
爱你胜于一切——
你是爱和生命！快来，
再与我的心常在。

雪莱对爱的爱是有其不凡的来历的。他在长诗《阿拉斯特》的序言末尾引用了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名言：“我还没有爱上什么，但是我渴望爱……我追求爱的对象，我爱上了爱。”在《忏悔录》卷三，我们惊讶地发现，处于“爱上了爱”的心醉神迷状态的奥古斯丁此时还没有“为天国而自阉”：他的

周围沸腾着罪恶恋爱的鼎镬，他爱的是肉欲的枷锁。虽然雪莱有的诗作不乏伴有急促喘息声的爱欲的律动，他所钟情的爱更多柏拉图主义的成分。在雪莱亲自翻译过的《会饮篇》里，苏格拉底借女巫第俄提玛之口说，一旦一个人看出纯粹的美的理念贯通一切，他就不会再把爱倾注于某一个别的美的对象上。“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雪莱爱得胜过一切的，大概就是这凌虚蹈空的纯粹理念。不过在这篇著名的“爱神的颂词”中，柏拉图并没有把共性与个性断然割裂。他不回避这一点，即要参悟爱的深密教义首先要从人世间的个别事例出发，逐渐循阶上升。撤去支于人世坚实地面的长梯就无法抵达美的本体。对爱的理念之爱尚需发端于对“下界的凡物”之爱。然而柏拉图确实也把理念的实在对立于表象。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把人们比为洞穴中的囚徒，身后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由于这些人无法回头，他们错把岩壁上自己的投影当作现实。那些不畏艰难攀上陡峭的石级、来到洞穴口外的幸运者则能一睹光天化日之下理念的真实。在这比喻里，存在于投影与真实之间的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是强烈无比的反差。这难以调和的对立使雪

莱发出沉痛而甜蜜的叹息，人生如梦的感受触发了无法抑制的避世冲动。雪莱在十四行诗《别揭开这画帷》（一八一八）里巧妙地把上述的比喻演化为对生活的牢骚。希望和恐惧给“幽深的穴”不断编织幻相，生活无非是涂有随意的色彩的画帷，后面是一片虚空：

曾有一人，我知道，把它揭开过——
他想找到什么寄托他的爱情，
但却找不到。而世间也没有任何
真实的物象，能略略使他心动。
于是他飘泊在冷漠的人群中，
成为暗影中的光，是一点明斑
落在阴郁的景色……

柏拉图投到释氏门下，信奉万事皆空之说。他用以揭示知识的真谛的比喻成了诗人使自己隔绝于社会的工具。涉世尚浅的那“一个人”自以为饱经世事沧桑，操起了“嗟予落魄江湖久，罕遇真僧说空有”式的语言。聊可引以为慰的是世界是黑暗的，而“他”是“阴郁的景色”中的“一点明斑”。把这位充满爱情却以不合群自娱的“他”和世人两相比较，究竟谁是冷漠的？雪莱在相当一部分诗作里使人联想到席勒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里所说

的感伤诗人。素朴的诗人在自身之外寻得感性对象，他引导我们回到生活中去；感伤诗人“沉溺在自身之中”，他“总是对现实生活感到厌恶。这是因为他的观念的无限性质把我们的心灵扩大到超过它的自然规模，所以现实中所有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把它充填起来”。

雪莱并非不关心现实。性不容恶的他曾在社会中追求殉道者的事业。^①他希望有泛爱众生的大心，在《赞精神的美》最后一行他自称要“爱全人类”。但是在空灵的理念激励下产生的入世的愿望却非常容易夭折，他甚至暗示自己爱得过多而产生悲伤（参看《给云雀》一诗第十六节）。马修·阿诺德曾套用雪莱长诗《心之灵》中的诗句，称他那高贵的以灵为翼的心，枉然地扑击人间牢笼的无情铁栏。一八一二年，雪莱豪爽地投入了威尔士的特立马多克地方的筑堤拦海工程，当时的他还喜欢用热气球和漂流于海上的瓶子一类浪漫的手段来传布他反对暴政、热爱自由和真理的思想。翌年二月二十六日晚，雪莱有声有色地自编自导自

① 关于“殉道者的事业”可参看本书中《使徒的耶稣，圣人的诱惑》一文。

演一幕受人暗算的戏(伟大的事业需要有虚构的迫害者来配合),然后就离开了那个对他寄予厚望的小镇。他的第一任妻子、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哈丽艾特怎么猜得到,诗人演戏为的是体面地逃脱造田工程和一笔债务?雪莱造福人类的壮举时有这类几近滑稽的事件相伴随。究其原因,大概是他的救世精神背后蛰伏着怀疑和避世的情调。一八二一年八月十五日,他对第二任妻子玛丽诉说苦衷:“如果能彻底脱离人的社会,我就别无所求了。我将带了你和孩子远避人世,以海岛为家。”雪莱的口气十分恳切,但是玛丽知道不必把这类文字看得过于认真,因而是姑妄听之。早在半年之前,在雪莱献给“高贵而不幸”的意大利姑娘爱米丽·维维安妮的《心之灵》一诗中,他也曾邀请那位被幽禁于比萨一修道院的名门少女和他一起驾船驶往“希腊天空下的一个海岛”,驶往“那迢遥的伊甸园,那紫色的东方”。就在这首诗大致完成之际,雪莱结识了爱德华·威廉斯及其妻珍妮。第二年,雪莱在《给珍妮:一个邀请》里对他短暂的生命中最后一位情人说:“去吧,离开城市和人群,/去到草原,到清幽的树林。”在那荒寂的地方,心灵可以倾听“自己的乐音”。那是一个没有社会经纬的

天地，所谓“普遍的阳光”将招纳万物多象于一。自放于山巅水涯是大空之爱的孪生姐妹。爱的哲学就是“万物由于自然律/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见小诗《爱的哲学》），出世入世有何差别？

雪莱曾指出，有的人希望自己的思想不受陈规陋习的污染，但是他们的见解里多的是本人痛加谴责的习俗的排泄物。他对遁世的态度似乎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诗灵常来源于遁世的冲动，而遁世又是他试图战而胜之的诱惑。据雪莱在长诗《阿拉斯特》（又名《遁世的精灵》，作于一八一五年）的前记所述，诗中那位情感纯真、才华不羁的主人公（一位年轻诗人）沉湎于对宇宙的遐想，他企图寓至高生命的形象于一，但是理想的原型难以求得，他因此怀悲而亡。平凡的心灵麻木不仁，自私愚昧。他们对世上的一切都不爱，“凡是不爱同类者，尽其一生必定是贫瘠的，而且到老只有一个凄惨的坟墓在等待着他”。那位诗人并不平凡，但是他“自我中心的遁世倾向”导致了他的毁灭。这听来像是雪莱对自己的规诫。可是在诗中，雪莱不知不觉地把那位踽踽独行的游荡诗人尽情美化，于是他的“自我中心的遁世倾向”反而成了“崇高而圣洁的心灵”的必然归宿。执迷于自恋式

的大空之爱的诗人何以见得比庸众更爱自己的同类？在雪莱死后出版的诗集中，玛丽在《阿拉斯特》后面作了一条长长的注释。她认为在这首诗里雪莱因受病痛的影响专注于个人的思想感情，缺少对广大同胞的命运的关注。玛丽毕竟是有卓越的判断力的。在长诗的接近结尾处，雪莱称诗人的早逝“像雾霭被裹入金色的朝霞”。那雾霭其实是诗人一己的渺小世界的一片阴云，它神奇地变为一圈镜子，让站在中央的诗人欣赏自己在镜中催人泪下的衰败形象。自我欣赏有时正是雪莱的大空之爱的切实内容。在悼念济慈的长诗《阿童尼》中，雪莱不忘自鸣不幸。他自称“爱的精灵”，孤寂、美丽而敏捷，“像是离群的鹿，被猎人的箭所中”。他的额际被烙印烫伤，沾有凝血，原来雪莱还把自己比为担荷人类罪恶的基督。这些描述印证了柯勒律治在《席间漫谈》中的一说：挽歌的主角总是诗人自己。

在经典之作《诗辩》里，雪莱论述了推己及人的道德观。“要做一个至善的人”，他写道，“必须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他必须设身于旁人和众人的地位上，必须把同胞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善哉斯言。不过此前一言颇费理解：“道德中最大

的秘密是爱，亦即暂时舍弃我们自己的本性，而把别人的思想、行为或人格上的美视为自己的美。”雪莱曾强调，道德知识的真正内容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之处，这假定了（用当前流行的话来说）他者的他性。把他人之美视为自己之美意味着尊重那异于自己的品质还是把别人贬为自己的影子？一八一六年夏，雪莱为阿尔卑斯山的宏伟景色所倾倒。他在致友人信上把阿尔卑斯山的美“视为自己的美”：“这一切都像是我们自己，像是我们在别人心上留下壮伟的印象。”天造地设的景观仿佛是为诗人那颗硕大无朋的心灵而存在的。此时的雪莱很有约翰逊博士在给斯雷尔夫人信（一七七三年九月三十日）上提及的热内亚大公的风度。据传这位大公在访问法国时被问及对路易十四的辉煌宫殿有何观感，他简洁地答道，他眼中所见正是他自己。

假如世界是诗人的回声而不是反之，雪莱曾热恋过的姑娘也是他心灵的杰作？她们激起雪莱一时的爱情是因为具有自身特有的品质还是给诗人只应天上有的理念提供了尘世的对应物？雪莱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同情女权，他历来反对把妇女当作淫欲和仇恨的牺牲品。妇女解放的话题点缀